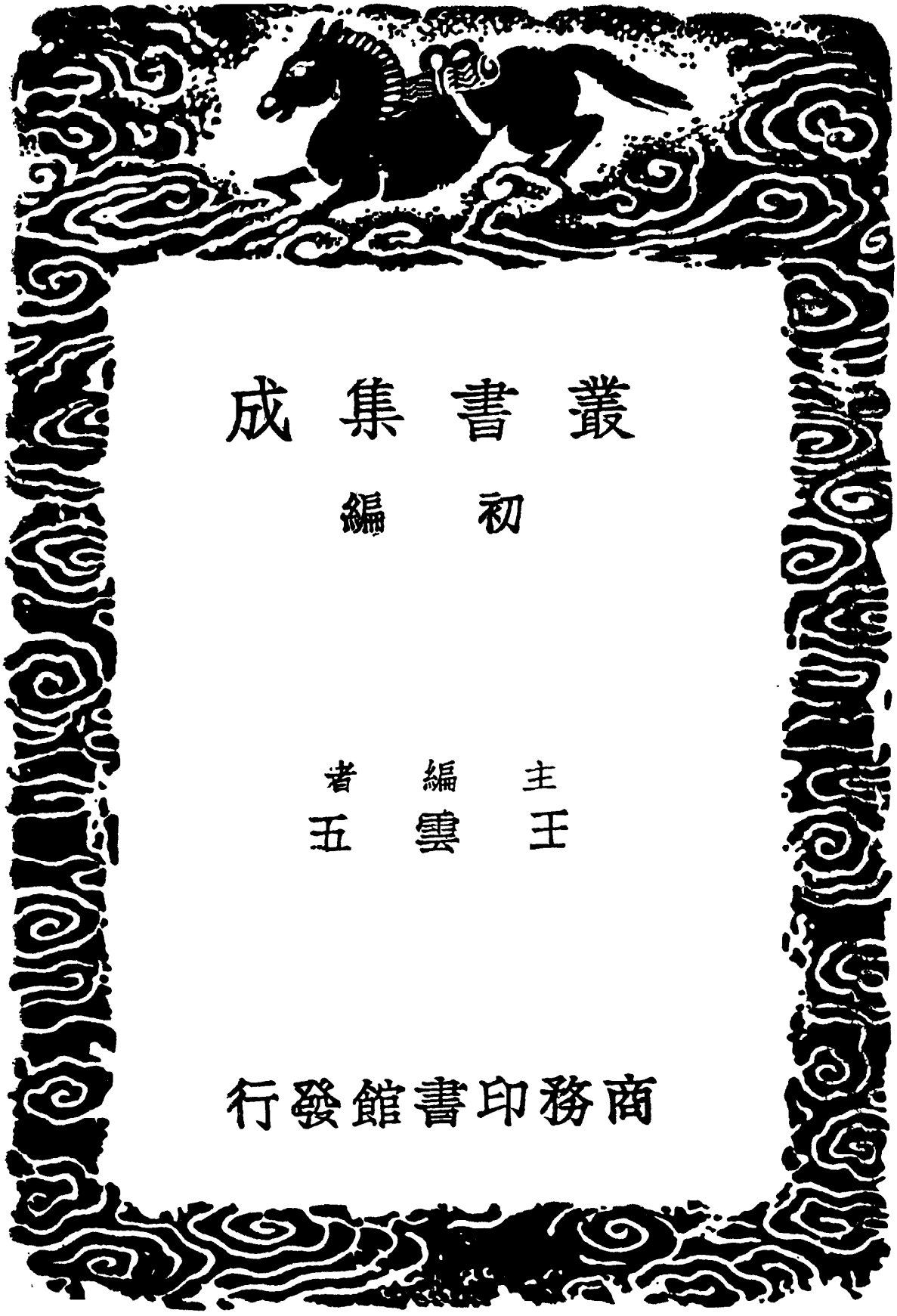
詩書古訓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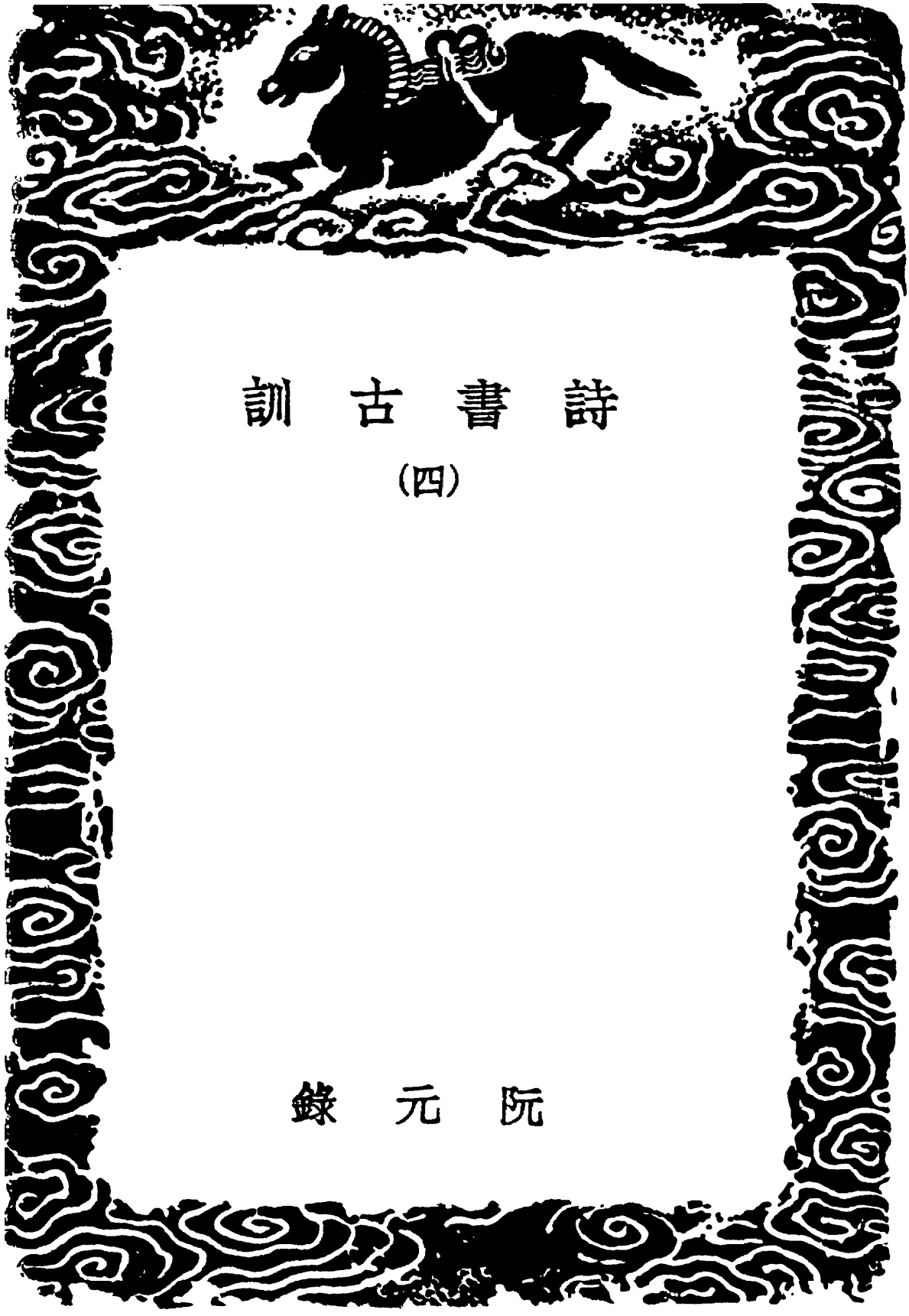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書古訓

（四）

阮元錄

詩書古訓卷五下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妲己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墅。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召伯新起。數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厤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五行志。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騭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尚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李尋傳。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水沴火、　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王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薄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如令豪吏滑民、辜而擅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庶羣公、可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曰睿作聖

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　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煢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

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氣血不惰。柬理也。勞勤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王莽傳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註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大傳周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白虎通爵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

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氏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衞。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後漢書荀爽傳。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史記廣陵王策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甯。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

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漢書劉向傳遂上封事極諫曰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宮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白虎通蓍龜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

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蓍龜。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曰僭恆暘若。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漢紀卷六。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漢紀卷六。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

漢紀卷六。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一曰壽。

中論天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六極。

潛夫論讚學。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金縢

乃卜三龜。

白虎通著龜。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武王既喪。

白虎通崩薨。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尚書大傳周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

王與大夫盡弁。

獨斷冕冠。周曰爵弁。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白虎通喪服。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大誥

民獻有十夫。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天棐忱辭。

漢書孔光傳。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肆朕誕以爾東征。

白虎通誅伐。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　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

康誥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

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漢書王莽傳。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臣莽敢不承用。

克明德愼罰。

禮記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

孔叢子論書。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愼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衞。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並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

後漢書孝質帝紀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愼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作寬

不敢悔鰥寡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悔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孔叢子論書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殪戎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讀如殷。聲之譌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盆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荀子富國篇。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作新民。

禮記大學。康誥曰。作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敬明乃罰。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孔叢子刑論。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潛夫論述赦。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左氏傳二十三年傳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荀子富國篇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叢子刑論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叢子刑論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宥坐篇。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凡民自得罪。

荀子君子篇。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萬章下。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讋。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傳。苑何忌辭曰。與於靑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辠。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謝弼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元按左傳兩引。皆言不相及。明明非經文所有。且意相左。孔疏曰。直引康誥之意。非康誥全文。非也。春秋時。說書者必已有傳。如尚書大傳之類。此傳必有補經所未足之言。經言弟不共。兄亦不友。兄弟幷罪也。若兄友而弟不共。弟共而兄不友。不幷罪。不相及也。兄弟一人各犯罪。亦不相及也。此必春秋時有此傳去聲說。而漢人又傳之於左傳。不但漢也。南史柳世隆傳。梁武帝引此周書。北史張衮傳、崔挺傳。亦引此周書。皆左氏說周書之外傳耳。尚書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完具。無此文。當亦古尚書外傳。與此類矣。光琦謹按。古尚書外傳。至漢猶存。故漢書郊祀志。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五行志。引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谷永傳。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不稱書而稱經。明有傳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

不稱書而稱傳。明非經也。後人采傳以補經之亡篇。而傳文乃莫能辨耳。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漢書宣帝紀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惟文王之敬忌。

說苑君道。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命不于常。

禮記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　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戰國策卷二十四須賈爲魏謂穰侯曰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酒誥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尚書大傳周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黨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

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中論譴交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

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侯甸男衞邦伯。

白虎通爵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衞作國伯謂殷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中論貴驗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梓材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中論治學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入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漢書律厤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尙書大傳周傳。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亦不可不監於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愼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巫列。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厥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捨弁者爲文。纍黿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大廟之中。縯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聲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俶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

也。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

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仵來以圖。

漢書劉向傳。復上奏。其辭曰。書曰。仵來呂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爰延傳。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梅福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斁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亂爲四輔。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記千乘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公無困哉。

漢書杜欽傳欽復說之曰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

尚書大傳周傳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于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愼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漢書律厤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吕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無逸

漢書梅福傳。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

在昔殷王中宗。

中論夭壽。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周公不知夭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

不言言乃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孔叢子論書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後漢書荀爽傳。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

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白虎通壽命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漢書谷永傳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昌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矣絕卻不享之義愼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君奭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

成王宅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時二人弗戡

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

多方

罔不明德愼罰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光琦謹按此康誥文楊註引多方篇故錄在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梁懷王揖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卽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吕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吕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吕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尚書大傳周傳。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書律厤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逆子釗。

白虎通爵。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

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爵。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

乃受同瑁。

白虎通爵。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

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曰再拜稽首也。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漢書谷永傳。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吕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

後漢書張酺傳。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莊三十萬。其亟之官。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呂刑

孔叢子論書。甫刑可以觀誡。

鹽鐵論詔聖。故姦萌而甫刑作。

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尚同中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

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尚賢中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禮記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叢子刑論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漢書刑法志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呂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

和氣所呂未洽者也。原獄刑所呂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禮呂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尚書曰。以教祇德。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註。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

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雖休勿休

漢書宣帝紀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奉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勖焉　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晏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日忽哉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孔叢子刑論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記保傅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文公見咎季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尚賢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

潛夫論本政。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正于五刑。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漢書蕭望之傳。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皋人出財。減皋呂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與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而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大辟疑赦。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五刑之屬三千。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漢書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

後漢書陳寵傳。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孔叢子刑論。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正論篇。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篇。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非從惟從。

孔叢子刑論。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哀矜折獄。

孔叢子刑論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

漢書成帝紀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紾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吕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虐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

費誓

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秦誓

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憂公曰嗟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受之

春秋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漢書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愼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詩書古訓卷六

尚書逸文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諭大。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註。逸書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卷十九。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地平天成。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註。夏書。逸書也。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春秋左氏莊八年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註。夏書。逸書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註。逸書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註逸書也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又曰允出茲在茲註又逸書由己率常可矣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註逸書也懼失善也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忘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註虞書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澤水儆予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成允成功。

春秋左氏襄五年傳。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註。亦逸書也。

天之厤數在汝躬。

史記厤書。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考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允執厥中。

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註。夏書逸書也。

光琦謹按。內史過引夏書。與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引康誥。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文義

相似。爲古尙書外傳文。故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高氏及見外傳原文。故不稱書。後人采傳以補亡書。而傳之原文遂亡耳。

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春秋左氏哀十八年傳。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註。逸書也。其是之謂乎。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

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萬章上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欺九共逸文

尚書大傳虞傳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欺

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白虎通號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註夏訓夏書

民可近不可下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註書逸書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註。逸書也。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兩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註。逸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周固嬴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註。夏書。逸書也。

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允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註。逸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逾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對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逾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註。逸書。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昏墨賊殺。

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註。逸書。皐陶之刑也。請從之。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天上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墨子非命上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乃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盡心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

我。

後予后來其蘇。

孟子梁惠王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滕文公下。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取亂侮亡。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衞。以待時乎。　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湯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下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尚賢中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中單子對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允績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下。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荀子臣道篇。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註。書。伊訓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尚賢中。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註。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孔叢子執節。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强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註。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說苑敬愼故妖孼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孼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註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諭大。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毋、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蚘、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謀生。註。逸書。

說命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春秋繁露竹林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白虎通爵。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

知之曰明哲。

墨子天志中。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駉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人主之言。不可不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說築傅巖之野。

孟子告子下。傅說舉於版築之閒。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國語楚語上。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潛夫論五德志。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外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夫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爵罔及惡德。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斆學半。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施章乃服明上下。帝告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殷庚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惟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子論書。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泰誓

孔叢子論書。泰誓可以觀義。

大會于孟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白虎通爵。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墨子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非命上。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厥罪惟鈞

墨子尙同下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今尙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昭元年傳子羽謂子皮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卽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墨子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史朝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註。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國語周語下。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泰伯。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註。大誓。周書。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對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註。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說苑君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列女楚江乙母傳。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繫。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

不賢則國不甯。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

白虎通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平當傳。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自絕於天。

漢紀卷十六。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於天。言自取之也。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列女殷紂妲己傳。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獨夫受。

孟子梁惠王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白虎通誅伐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埜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呂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禮記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鼛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書律厤志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呂庶國祀毖于周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註逸書言畏而愛之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彙矣。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昔武王數紂之辠。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墨子非攻下。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血流漂杵。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禮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大賚于四海。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論語子罕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蔡仲之命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恭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逸書。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新書春秋。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

列女孫叔敖母傳。其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註。逸書。

中論法象。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友。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以不困。

周官

居寵思危。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註。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竹林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周語中富辰對曰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豺豺狼也不可厭也

畢命

惟十二年六月庚午朏

漢書律厤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旌別淑慝

忠經辨忠章。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史記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君牙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酒誥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厥兆天子爵。無佚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聖作則。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註。逸書。無甯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

懷與安。實疚大事。

晉語。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註。西方謂周也。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新書君道。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鍭。而反修之於

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也。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蓋將之妻傳。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偸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白虎通諫諍。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黼黻衣黃朱紱。

白虎通紱冕。紱者何謂也。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

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

潛夫論實邊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爵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

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註。周書。周公所作。

允哉允哉。

呂氏春秋貴信。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註。周書。逸書也。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嘐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子氾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右詩書古訓六卷。國朝阮元撰。案先生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銜。謚文達。先生以文章經術。受三朝殊遇。歷封圻。入躋宰輔。儒生勳績。彪炳人寰。督粵十年。遺愛永著口碑。如免洋米船鈔。脩貢院。增置虎門礮臺。脩通志。創建學海堂諸善政。尤彰彰在人耳目間。崇祀名宦。僉言無媿色云。著撰等身。尤湛深經學。所著揅經室集等若干種。外如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十三經經郛。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皆卷帙浩繁。而手自發凡起例。鉤元舉要。考訂綦詳。又嘗刻宋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諸巨册。普惠天下學者。洵一代偉人也。是書即於十三經經郛。提出詩、書二經。刪節增補。校定以成之者。惠徵君之論爾雅曰。釋詁、釋訓。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甫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孔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是書之名古訓。亦猶此旨也。先生生平揅經。專言實事求是。而是編根據古書。字字諦當。尤精確不磨矣。咸豐乙卯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詩書古訓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錄者 阮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王永榜 宮秀 沈抱秋 謝雨東 王模）